

80后

水格/著

yi ge ren de hai shi shen lou

一个人的海市蜃楼

中国文联出版社

80后

水 格/著

y i g e r e n d e h a i s h i s h e n l o u

一个人的海市蜃楼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个人的海市蜃楼 / 水格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4.12

ISBN 7-5059-4716-8

I. 一… II. 水…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8512 号

书 名	一个人的海市蜃楼
作 者	水 格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王其芳
责任校对	王洪强
责任印制	邢尔威
印 刷	北京地质印刷厂
开 本	880 × 1230 1/32
字 数	88 千字
印 张	6.75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4716-8/I · 3693
定 价	15.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欢迎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王者的混响(代序)

施战军

从事当代文学研究与跟踪批评十余年的时间过去了,我已经不再容易为作品而激动,尤其在越来越贴近日常经验的写作汗牛充栋般积压的时日,我最应该做到的是要有足够的耐性。可是,当这个长篇以书稿的模样展开在眼底的时候,我似乎麻木了的阅读经受了一次少见的强烈震颤,那些文字仿佛呼啸而来,然后就是叙述的滚雷阵阵,连那些间杂期间憋闷的段落也埋藏着时刻可能的炸响。

他的语势是带电的,吸附着我们的目光和心神穿越北风南水;他的语感是酷烈的,在冲突撕裂处让我们感受到被击打的痛楚;在他所营构的冥

思与俗念、神巫和人间难分难解的想象王国里，我们时常遭遇到噼里啪啦的钢蓝色的火花。我们找不到细碎呢喃的情节，这样的电流所掌控的更多的是王者的爱恨情仇的大开大阖。

时下，“青春写作”正在出版热潮中翻滚，“80年代人”的“另类”倾向被利用到了猎奇的尺度下。走出“新人生趣味”被窥探的尴尬处境的逆反之举，便是将悬幻和梦想注入精神气质的深处——这又很容易暴露文字之外那份内力的虚飘。杨学会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中，凸显出他独特的个性价值。

在这部按照史实无从查考“本事”的小说里，我们既看到了奇诡的形象，又领略到宏大的声区。尤为特别之处在于，许许多多经典性资源可以构成一面多棱镜，折射交错，参差披覆，但这些都无形地化为水分和养料，给年轻的创造力提供着冲动和韧劲——它绝不是《山海经》、《哈姆雷特》、《赵氏孤儿》、《失乐园》、《天路历程》、《格萨尔王传》、《江格尔》甚至《狮子王》等等，天风吹来，它们已隐身遁形，在杨学会的几个主叙述人物的声道里，王子化为剑侠，幻象成为血肉，不断

交接领唱的交响音画，类似文明之初的歌谣，具有创生史诗的英勇。于是，不可磨灭的爱欲由胡天胡地漫向温柔乡，所有的复仇随着权杖的诱引指向粉身碎骨的劫运。

他又仿佛站立在中世纪建起的城堞口，时而仰首朝天，时而俯身向地，阔大的衣袖在烈风中飘荡如翼光芒闪烁，他让梭冰、触落们发出的长叹笼盖四野，于是便有门戈、玄初们的回响共振八方。

这是一部不同凡响的流贯着王者之气的作品。智慧的想像之下，并不直接面对现实，它是复魅古典的长篇寓言，寓理反冲回来，却与当代性保持了文学方式的纠葛。它不仅仅是对“青春写作”的必然超越，它更给这个刚刚开启的世纪的青年文学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方位。

杨学会曾在新概念作文大赛中连续三届获奖，在网络文学的庞杂领地网名水格的他也是一个相当显赫的人物，也不断在文学刊物发表才情四溢的中短篇佳作。能向读者推荐这部他新近创作的长篇小说，在我，也是一种格外的愉悦。不

过，作为师者，我仍愿意同作者一道认为这个长篇的成绩仅仅像是一次写作训练，或者说是一次戏笔之作。如果从文学意义上来衡估，我不认为这是他的起点，我更愿意看到他新的作品、新的高度以及新的创作风貌。

2004年4月19日 于山东大学

作者简介：

施战军：文学博士，教授，山东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小说学会常务理事、年度小说排行榜评委，山东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著有《世纪末夜晚的手写》、《碎时光》、《爱与痛惜》等。

梭 冰

很多年前，我生活在遥远的莫北帝国。

我的父亲是莫北帝国的王，他掌管着莫北帝国至高无上的权杖。在我很小的时候，父王经常对我讲起莫北帝国绵延而漫长的过去。他说，我的国家从古至今一直是这个世界上最安静也是最寂寞的国度。它在世界的尽头，是神族赐予了我们这块广袤、荒芜而人烟稀少的白色大地以及莫北帝国的名字。千百年来，莫北人族与世无争，他们与天空、大地、冰川、冰海，与其他的生灵和平共处，日子宁静而祥和。

我叫梭冰。

这是父王给我的名字。

父王带着我站在高耸入云的雪毫山上。雾霭氤氲在我们的周围。几只白色的大鸟穿透层层迷雾盘

旋而上，静静地停落在我们的面前。

父王指着脚下一望无垠的大地和冰川，慈爱地说，梭冰，我亲爱的孩子，眼前这万里山河，飞禽走兽，还有勤劳诚实的子民，全部归属于我，臣服于我。可是，总有一天，我会离开这个世界，那个时候，你将成为莫北帝国的王，将继承我的王位和权杖，掌管莫北帝国的天下。孩子，答应我，你一定要做一个伟大而温和的王！

苍老的父王高举权杖，一道神秘的白光直刺苍穹。

我的母亲，来自遥远的大荣古国，她拥有着倾国倾城的容貌。

母后的年轻和父王的苍老之间鲜明的反差给我少年时代的记忆留下了永难磨灭的印象。

母后跋涉千山万水远嫁到莫北帝国，却只做了父王的第三位妃子。但母后生下了我。我的出生奠定了母后在莫北帝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崇高地位。母后指着遥远的南方告诉我，梭冰，莫北帝国不是你的家乡，你真正的家乡在南方，在美丽的大荣古国。

对我来说，大荣古国遥远得恍如隔世。虽然母后对它的描绘惟妙惟肖，但我仍然无法想像繁华的市井巷陌酒肆茶楼，喧闹的莺歌燕舞锦瑟流音，无法想像辉煌的大荣宫阙和莫北帝国有什么区别。我从未见过四季轮回花开花落，从未见过百舸争流绿茵满洲。

在我尚未成熟的记忆里，母亲所讲的一切如此虚幻，如同我和父王站在雪毫山时所看到的远方的景色。在大地和天空接壤的地方，除了浮云还是浮云。

父王说，那些风是从天边吹来的，从我们的脚下掠过，一直吹到更遥远的地方。

我问母后，很远的地方是什么地方？

母后说，我的孩子，那就是大荣古国。

大荣古国同莫北帝国一样，拥有着数千年的历史。它是世界上最强大也是最优秀的人族之一，它们繁衍生息于大地中央，享受着温暖阳光的照耀，拥有肥沃的土地以及宽阔的海洋。那是一个不甘寂寞的民族。在它的历史上，最优秀的王都是在马背上诞生的，是征战四方号令天下的英雄。不像父王，深居简出，作风淳朴，为人敦厚。

母后将年幼的我搂在怀里说，梭冰，你将来会成为莫北帝国的王，你的姐妹中没有人会来和你争夺王位和权杖，你是你父王惟一的儿子。但是，你要记住，你一定要成为一个比你父亲更辉煌更伟大的王。

父王不是最辉煌最伟大的王吗？

母后的笑容如长风掠过，层层涟漪荡漾而开，她倾国倾城的容貌也在我的面前瞬间消逝，取而代之的是一条尘土飞扬、白光四溢的苍茫大道。

父王驾崩的那天早晨，整个莫北帝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阴沉和死寂。无数的子民从四面八方来到渡风殿外悼念父王。

母后带着我站在高大的城墙角楼之上，任凭大风从天的尽头吹来。凌厉的风如同刀子一样穿透我柔弱的身体，继续向不知名的远方刮去。望着脚下绵延起伏的人群，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茫然和空旷。

我问母后，父王为什么会突然死掉？

不知为什么，母后笑着告诉我，因为他老了，人老了都会死的。略略停顿一下，母后接着说，梭冰，

你就要成为莫北帝国的王了，你要听从母后的话，做一个伟大而辉煌的王。从此以后，你要打破莫北帝国千年如一日的死寂和落寞。

我不解地望着母后，她潋潋的笑容，让我的内心充满了忧伤。

雪毫山上的白色大鸟从天空中无声地滑过，在它们的身后，是莫北帝国一落数月的大雪，雪花纷纷扬扬，覆盖了我关于父王在世的种种记忆。我扬起头，想从雪花的缝隙中分辨天空的颜色，可我的目光所及之处，除了素白依然是素白。

母后用力地握了握我满是汗水的手，说，梭冰，去见你父王最后一面吧。

我孤零零的身影沿阶而下，深深的脚印延续到渡风殿外。

大臣门戈用一种奇怪的声音告诉我，先王的棺椁已经被送到渡风殿上去了。那棺椁是用千年冰川上的寒冰制作而成，永生永世不会溶化。门戈说，先王可以保存完好的容颜，像历代离世的王一样。

我木然地跟着门戈走入渡风殿，我看到了父亲的棺椁，透过晶莹的寒冰，父王安详地闭着眼睛。他一动不动地躺在雪莲花瓣上，仿佛睡着了一样。我

有一种感觉,感觉总有一天,父王会再次醒来,他会拍着我的肩膀说,梭冰,我的孩子,你哭了吗?

我的眼泪一滴一滴地落下来。

我想起了那么多属于从前的美好日子。父王拉着我的手,在茫茫无涯的风雪里行走。他对我说,梭冰,总有一天你要继承我的王位和权杖,我希望你是一个伟大的王,但我更希望你像我一样,甘于寂寞。莫北帝国的子民,已经习惯了安静和孤独,也正是这种安静和孤独,让我们远离了战争、屠戮,厮杀以及流血。

我问父王,那天空中飞翔的大鸟叫什么名字?

父王说,这鸟像莫北帝国的子民一样,也习惯了安静和孤独,它们从来不会鸣叫,来去如同飘降的雪花,了无声息。这种鸟生长得极慢,一般要经过十年的时间,才会变为成鸟。那时,它们会随着风一起远涉,远涉到温暖的南方。在飞翔的过程中,它们的羽毛会染上鲜血一样的红色,赤如火焰,所以大荣古国的人们都叫它赤焰鸠。

赤焰鸠?!

后来,我经常在夜梦中化作一只白色的大鸟,仓皇而孤单地掠过灰蒙的天空,在想像中的大荣古

国的上空不停盘桓。地上的人用热烈的目光看着我，面颊满是泪水，他们听到我不能自持的一声高过一声的嘶哑地啼叫，鲜血顺着我的嘴角滴滴飘落，连同我红色的羽毛，遮蔽了桀骜的烈日……

我挣扎着从梦境中醒来，紧紧抓住她温润的掌心。

她叫濯隐。

一个美丽的女孩！

此刻，我站在父王巨大而冰冷的灵柩前，看渡风殿的周围灵幡飘舞，缟素如花。子民的啼哭之声如同潮水一般涌来，把我裹入了无边无际的喧嚣。父王，我的内心是那么的孤独，而我的身影被投射到地上，显得那么惊悸而茫然。我看见了你的臣子和嫔妃们，他们神情如雾，举止木然，他们的悲痛和他们的泪水一样已经枯干。

只有濯隐。

她游离于人群之外，面带微笑，双唇翕动，一遍又一遍地轻唤我的名字，梭冰，我的王，我年轻而英俊的王。

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我的身上，渡风殿内一片

寂静。

从濯隐身后闪出一个苍老的司仪，他手捧王冠和权杖，向我徐徐而来。他花白的头发，凌空飞扬，双手仿佛承载着无形的巨压，不停地抖动。当他登上最后一级台阶的时候，所有的人，包括濯隐都跪了下来。他们注视着司仪将手中金色的王冠带在我的头上，绝望的灵魂燃烧起新的祈盼。

我刚刚接过权杖，地动山摇的呼喊之声如潮而来。所有的人都在祈祷，新登基的王能给他们带来一如既往的恩泽。

可是，我能行吗？

我从未想过金色的王冠如此沉重，它如同一座巍峨的大山，让我的喘息越来越沉重。

濯隐拾阶而上，流苏般的笑容缓缓绽放。她拉起我的手，温柔地对我说，梭冰，你一定会成为莫北帝国最伟大、最辉煌的王。

司仪宣布，时辰已到。

父王的柩，被八个高大的武士缓缓抬起，缓缓离开渡风殿，奔向遥远的雪亳山。按照莫北帝王族的古老族规，父王的柩被安置在上一代王的身边。此时此刻，千年积雪的雪亳山，在我的眼里无

异于一个巨大而冰冷的坟墓。高耸入云的雪毫山，曾是父王最喜欢去的地方啊！

父王，请你安息。

父王离世之后，濯隐是这个世界上惟一能带给我温暖和安慰的人。在莫北帝国所有臣子的眼里，濯隐将成为我的王后。

我想也是。

我拉着她的手，穿过层层帷幕，一起坐在空荡荡的渡风殿上。透过窗棂，我们仰望星空，星汉无语，群翼无息。

我问濯隐，你会成为我的王后吗？

濯隐微笑着告诉我，王，我注定不会成为你的王后，就像你注定要成为王一样。

为什么？

濯隐看着我。她说，梭冰，这一切也许是命中注定，我们无法左右，但我多么希望有一天在风雪和劫难的尽头，你能紧紧地拥抱我。

我愤怒了。我是王，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我要你成为我的王后，谁也别想阻拦。

濯隐的睫毛湿润了，她说，要是你的母后不同

意呢？

不，不会的，母后那么疼爱我，无论什么事情，她都会答应我的。

濯隐的泪水滑过面颊，她紧紧地环绕住我的手臂，将头枕在我的怀里，轻轻地说，王，命运是无法抗争的。

如水的时光在我的眼前奔流而过，肆无忌惮地浸漫了空旷的渡风殿。我想起我和濯隐一起长大的日子，那些阳光灿烂的日子，让人不忍触及。现在，我的心无比的痛，而我最心爱的人又无法用她的温暖为我疗伤。

父王曾说，我出生在一个风雪肆虐的夜晚，莫北帝国苍凉的天空上不现一丝星光，所有的炼丹术士都无法为我占卜星象，他们望着茫茫无际的黑暗手足无措。正当他们焦头烂额的时候，一道闪电裂破长空，它的尾光把大地照亮，炼丹术士们在白昼般的亮光中惊慌失措，没有人能够参破这道闪电背后的神秘。门戈忧心忡忡地对父王说，历代莫北王子的出生，都是月朗星稀，梅花绽放，风雪消隐，可小王子的出生，却是一反常态，漫天阴霾，不见星月，恐为凶兆。父王眉头微皱，反问门戈，难道莫北